

中國書法全集

23 李邕

李邕集
李邕集
李邕集

主編 劉正成

本卷主編 朱關田
主編助理 趙鴈君

23

隋唐五代編
李邕卷（附盛中唐名家）

五九二/七九.二三
中國書法全集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中國書法全集：李邕卷/劉正成主編。—北京：榮寶齋
出版社，1996.9
ISBN 7-5003-0347-5

I.中… II.劉… III.①漢字-法書-中國-選集②漢字
-法書-中國-唐代-選集 IV.J292.2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96)第14838號

顧問	沙 洪 林 准 邵宗遠 龔如甲
策 劃	葉妮妮 劉正興 傅淑群
責任編審	王鐵全
技術編審	孫 行
責任編輯	周祥林
圖版編輯	趙鴈君
技術編輯	高瑞彩 姚燕生
地圖編輯	李 森
封面設計	羅 洪
版式設計	崔志强
設計指導	侯榮亞
扉頁題簽	劉正成
責任校對	張家璋

中國書法全集 第23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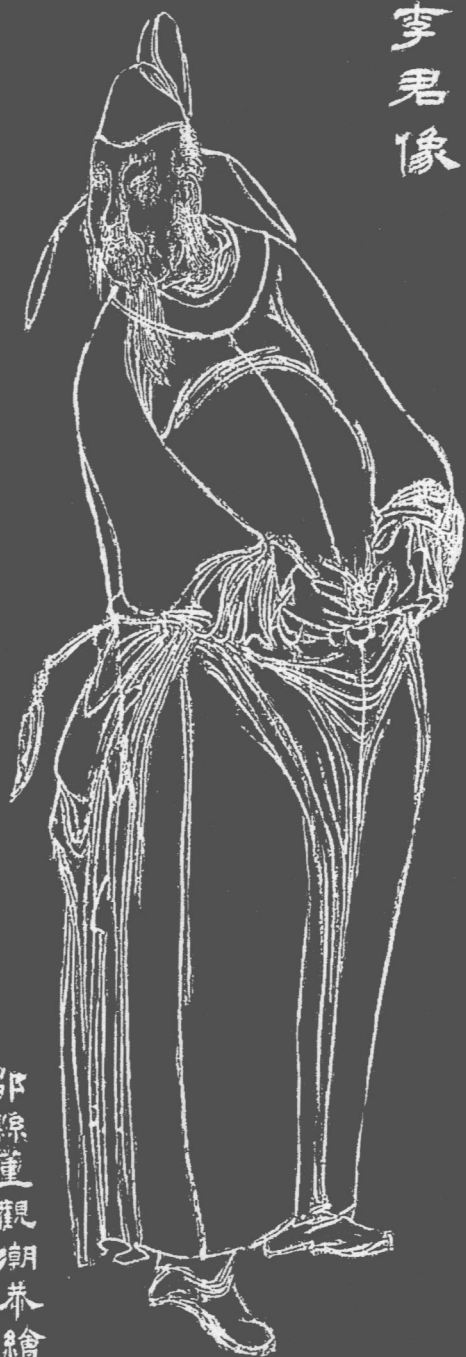
劉 正 成 主 編

出版發行：榮寶齋（北京市宣武區琉璃廠西街）
經 銷：新 華 書 店
排 版：四 川 錦 橋 印 務 有 限 公 司
制版印刷：北 京 通 縣 振 興 印 刷 廠

開 本：850×1168 1/16 印張：27.5
1996年8月北京第一版 1996年8月第一次印刷
ISBN7-5003-0347-5/J·348

23—009500

唐北海太守李邕像



鄧縣董觀潮恭繪
餘姚張廷標臨刻

李邕畫像

序言

人類的發展，有了精神創造。這精神創造，首先用來改造自然，同時用來改造自己。於是，改造人類自己的活動——藝術誕生了。

有人說，書法是線的藝術。那麼，當人在畫出第一條線時，不是用來從事改造自然的勞動，線的藝術便誕生了。這線的藝術，便是人類為改造自身的精神創造的產品。線的藝術先於文字，但當中華民族的先民們所創造的、始於象形的文字出現以後，線的藝術獲得了最爲成功的發展。這就是書法。書法靠一種不斷約束自己，並創造自己的規範，把人類自己富有思維與理智的精神創造活動，表現得如此淋漓盡致；同時，又在不斷創造前此沒有的『自己』，即創造的理想境界——意境。

書法的技藝是如此玄妙莫測，有時候，一點一畫，使你終身追求而不得。而書法的意境，即它所包容的精神、意識、情感的藝術創造部分，絢麗非凡，魅力無窮，一點一畫，會使你頂禮膜拜，陶醉終生！

愈有民族性，便愈有世界性。書法藝術的世界性，便存在於創造和運用它的我們先民們遙遠的藝術創造史，和這種藝術創造所達到的高度與深度。它並非能爲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理解，但它不是不可理解。理解了我們的民族，便可能理解它；當然，理解了它，便可能理解我們的民族，我們民族的精神、意識、情感與心靈，我們民族如此驚人的創造能力與技藝，理解到人類在改造自身時的那麼多美好的追求。線的藝術——書法，在這一點上，是我們所能看到的最直接、最單純、也最高的人的真實。

因爲它是真實的，所以它美好而崇高。張芝、王羲之、懷素、顏真卿，這些『草聖』、『書聖』，他們的隻字片紙，爲什麼今天竟價值連城，萬金不易？就因爲他們在表達人的心靈與情感上，達到了超凡入聖的境界。

人類發展到今天，改造自然的力量和成就出現了奇蹟。工業化、原子能、電腦、太空技術、遺傳工程……這眼花繚亂的一切，幾乎使人類遺忘了自己，遺忘了最需要創造和建設的那個部分——人的精神和情感現象——人之所以能君臨萬物、能創造這個世界上屬於最崇高、最美好的那個部分。因此，皈依藝術的熱潮興起來了。億萬中國人，甚至於所有漢文化圈的人，在拿起筆來作一種創造的時候，便同時想到爲了『自己』的那種因素——書法藝術，並熱烈地投入其中，去實現、創造更爲美好的『自己』。

回顧中華民族的歷史，並非到今天才出現了『書法熱』。先民們剛剛創造了文字，便紛紛把它『書』在祭祀、占卜的龜甲、牛骨上，『書』在一切器皿、工具上，『書』在山石

上。他們爲能創造『自己』而激動振奮、驚喜異常。在創造和普及了紙和毛筆的那個時代——漢代，書法出現了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個熱潮。第二個熱潮，是在從外飾的輝煌走入內心的玄想的東晉。從唐代以來，幾乎每一個時代，上自帝王將相，下至士民百姓，甚至企圖逃離人世的僧侶，多少人奮身投入其中，以至終其一生，造成一個又一個新的熱潮；多少多少美妙絕倫的『心靈圖畫』應運而生，令我們爲『自己』而驚嘆不已。金石與紙俱會銷毀，人們運用物質手段不斷翻錄下來，流傳永遠。唐太宗的宮廷，最先開展大規模的響搨摹製作，複製二王書跡。宋太宗則開展了更爲大規模的複製工作，即刻搨《淳化閣帖》。民間亦風起雲從，上行下效，叢帖蔓生。清高宗弘曆運用強大的國力，編輯、刻搨了更爲浩大的《三希堂法帖》，流傳於今三百年而不廢。鄰邦日本，在本世紀運用現代印刷術，編輯出版了好幾套卷帙浩繁的《中國書道全集》。這對我們是一種幫助，亦是一種激勵。今天，當我們已經有了能力來自己動手的時候，爲什麼還要延誤時機？

王羲之云：『一死生爲虛誕，齊彭殤爲妄作。』任何個體的生命，在天地運行中，只是一瞬。但是，歷史的大創造，又往往在一瞬之中完成。我們在一瞬中存在，又在一瞬中創造和完成。存在、創造當然與一定條件相聯繫。目前，我們的國家尚未達到十分富裕的階段，所以，我們不得不採用民間的手段，聚集民間的人力、物力、財力，來繼續我們的前人樂此不疲的工作，延續書法藝術這條生命鏈。爲了歷史，也爲了明天。於是，便有了這部《中國書法全集》。儘管這個創造如此匆忙、很不理想、很爲有限，我還是要感謝將自己可貴的『一瞬』投入這個創造性勞動的所有人。

中華民族數千年的藝術創造勞動，留存於今者，亦浩如烟海。這部《全集》，雖浩浩百卷，亦只是其中一瞬。而每一件入選作品，又只是書家的一瞬。然而，我們的全部研究、編纂工作，即從這『一瞬』出發。翻開這部書的時候，你會發現，不管是『斷代卷』，還是『名家卷』，都是以作品和書家研究爲中心。緒論、評傳、考釋、年表等等，都圍繞這個中心而設計和完成。因爲我們還有一個現實的目的，即爲熱愛書法、研習書法、創作書法的愛好者和書法家服務。藝術作品，是藝術創造活動的開始和歸宿。因此，我們選擇了這種方法。我們的目的有限的，但它爲我們提供延續和再創造的空間是無限的。

希望您喜歡它，批評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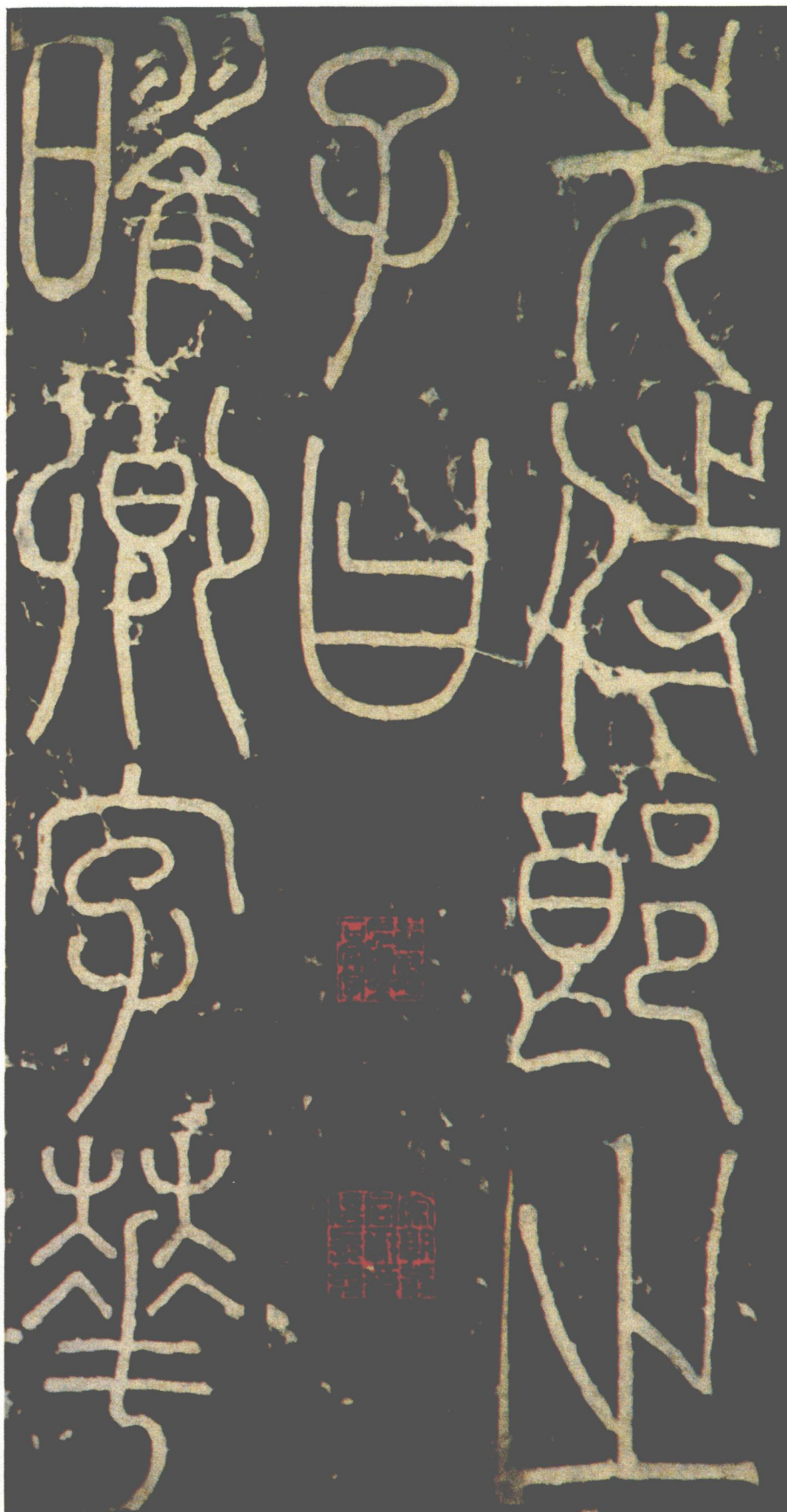
劉正成

公元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於八方齋

唐故雲麾將軍右武
衛大將軍贈秦州都
督李府君神道碑并序
觀夫地高以族才秀
國華德名昭宣沖用



李邕 李秀碑(部分)



李陽冰 三墳記(部分)

大智禪師碑
并序
中書侍郎嚴挺之撰
各羽林軍
集賢院詩
制真

總目錄

李邕畫像

序言

原色法帖選頁

李邕書法評傳

李陽冰書法評傳

舊題《李北海四言古詩帖》考辨

盛中唐的館閣書法家

李陽冰散考

寶泉《述書賦》注及所注唐人考

李邕作品

朱關田

1

朱關田

15

朱關田

19

朱關田

23

朱關田

朱關田

34

林藻作品

作品考釋

趙雁君 呂金柱

387

李邕年表

劉建華

428

李邕行踪示意圖

主要引用參考書目

圖版目錄

434 432

李邕書法評傳

朱關田

李邕字太和，生於公元六七五年即唐高宗上元二年，卒於公元七四七年二月十八日即唐玄宗天寶六載正月辛巳（五日）。官至北海郡太守，世稱李北海。

李邕祖籍江夏（今湖北武昌），先世出自趙郡。趙郡李氏始於秦御史大夫李曇之孫李牧，因牧爲趙相，封武安君，居住趙郡，其後子孫繁衍演爲華夏大族。根據陳寅恪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》考證，李唐帝王的先世，若非趙郡李氏的『破落户』，即是趙郡李氏的『假冒貨』，至宇文泰入關，才改爲隴西郡望。若是，則李邕先世與李唐宗室同出於山東著姓。趙郡李氏以後定著六房，其中江夏房始於後漢，當時會稽太守、高陽侯李就從趙郡徙居江夏平春，歷經魏、晉、南北朝，至李元哲析居廣陵江都（今江蘇揚州），先後六葉。李元哲乃邕之祖，其居江都已經三代，所以史稱李邕爲廣陵江都人。但唐代文士大都沿襲六朝門第餘風，俱以郡望相許，故當時的文人諸如高適、杜甫、顏真卿、崔祐甫、李昂以及李邕本人仍依舊稱曰『江夏李某』。

李邕的父親李善，是當時著名的《文選》學者，方雅清勁，有士君子之風。史稱博學強識，貫通墳典，無與倫比。他在顯慶年間曾任太子率府錄事參軍、充崇賢館直學士，後出任潞王府記室參軍、沛王侍讀，龍朔年間改秘書郎、尋轉涇城令。至咸亨二年六月因受到賀蘭敏之的牽連流配姚州（今雲南姚安縣北），上元元年二月遇赦放還，隨即隱居汴、鄭之間（河南開封、鄭縣），以講《文選》爲業，當時士子四方遠至，競爲門生。載初元年（六八九年）卒。著有《漢書辨惑》三十卷（已佚）。其所注《文選》六十卷，極爲精善，不僅名高一時，視作經典，且延譽後代，引爲師祖，直至今日尚爲學者所重，莫不慕習引證以窺古籍堂奧。

李邕少習文章，留心書翰，且秉承家教，熟精《文選》。又蒙麟臺少監李嶠的知遇，進入秘閣讀書累年，由此學識並進，才能雙用，卓然而起，知名天下。

公元六九四年（延載元年），李邕時年二十，隨少年同學博陵崔沔遊學洛陽。越二年，崔沔舉賢良方正科，召拜爲麟臺校書郎，即引李邕謁見秘書少監李嶠。李邕一見少監，表示自己讀書未廣，亟願一窺內閣秘藏書籍。嶠初不答應，以爲秘閣萬卷之書，豈是數日可以畢讀。後經李邕再三請求，乃允許他以秘書監直事的名義隨崔沔進入秘閣讀書。未幾，即請辭去。嶠深感詫異，試問閣中所藏奧篇隱帙，不意李邕竟『了辯如響』，一

無舛誤，少監不覺讚嘆：『子且名家！』此事或有誇飾，但李邕入秘閣讀書，與崔沔『晝連榻於蓬山，夕比燭於書幌』（李邕《崔沔墓誌銘》），飽覽群書，且博聞強識，數年之功學識並進，深受李嶠賞識而知名天下者，並非虛事。

李嶠為當時名才子，文壇奉為泰斗，史稱其仕前與王勃、楊炯接，中與崔融、蘇味道齊名，晚諸人沒，而為文章宿著，一時學者取法焉。李邕得其知遇，後又為素以汲引賢能為己任的監察御史張庭珪所賞識，認為其『詞高行直，堪為諍諫之臣』。由是雙加薦引，李邕猶如良驥得伯樂而馳千里之足，適足以施展王佐之才。其後，李邕的仕途雖然坎坷抑蹶不能盡合張氏初衷，然以其忠義凜節，為一代彥哲，終副伯樂厚望，時人莫不以此而稱張庭珪慧眼識賢，如徐浩稱：『其薦賢也，則達奚珣、苗晉卿、李邕、梁涉、孫逖……或為一時之後，咸登庸焉。』（《唐故贈工部尚書張公（庭珪）墓誌銘》）

公元七〇四年（長安四年）四月，李邕在內史李嶠和監察御史張庭珪薦引下，入仕為左拾遺。由此，三十歲的李邕解褐衣，服青綬，開始在門下省擔任供奉諷諫的職事官，官階為從八品上。這時，武后已是垂暮之人，由於長期生病居住在長生殿中，唯內寵張易之、張昌宗奉侍左右，宰相難得謁見共商天下大事。張氏兄弟見太后病篤，唯恐則天皇帝死後，李唐返正將禍及於己，乃引用黨羽，陰以為備。其年十二月，張昌宗請術士李弘泰卜相，李弘泰稱有天子相，並勸於定州建造佛寺，天下則自可歸心。此事經許州人楊元嗣告發，在朝中引起軒然大波。武則天即命鳳閣侍郎韋承慶、司刑卿崔神慶和御史中丞宋璟共同進行推鞠審理。韋、崔為張氏同黨，極力加以袒護，以至反誣他人以開脫昌宗的罪責。惟宋璟剛正不阿，以為昌宗一身寵榮，位極人臣，而今召術士占相，終是包藏禍心，力請收繫付獄，窮理其罪。昌宗係武后愛女太平公主所薦，以其善於冶煉藥石為女主所寵，與其兄易之並為幸臣，當朝用事，勢焰熏天，諸武兄弟及巧佞之徒莫不競走其門，爭附其勢。一介面首，不稱其名而號『五

郎』、『六郎』，甚至有『蓮花不似六郎面』的諛辭。皇太孫邵王重潤與其妹永泰公主竊議之，即得罪而死；御史大夫魏元忠因事構怨，枉加貶逐，真可謂炙手可熱，不可一世。且武后有意姑息，對宋璟之奏，不予理答，舉朝文武大臣便俯首聽旨，不敢復言。惟獨李邕挺身而出，巍然獨立階下，譴然進諫，說：『向觀宋璟所奏，志安社稷，非為身謀，願陛下可其奏！』不意武后竟納其言。此事後來雖有更變，不能盡合宋氏初衷，但李邕以諍諫之臣初露鋒芒，偕宋璟危冠詣臺，面折廷爭，自朝至於日昃，使二豎股慄氣索不敢仰視。這種氣質，不僅沒有辜負李嶠、張庭珪的期望，亦引起朝野一致敬重。當年李邕身居下品，且係新進，倘若武后昏昧，後果是不堪設想的。事後有人問邕：『君名位尚卑，若不稱旨，禍將不測，何為造次如是？』答道：『不顧不狂，其名不彰，若不如是，後代何以稱也。』同僚盧藏用稱：『邕如干將、莫邪，難以爭鋒，但虞傷缺耳！』在明哲保身者看來，不知韜光養晦，難免傷缺，為人所害。但是，正直敢言，不計禍福正是李邕品格所在。這種正氣凜然，勢如干將、莫邪，『難以爭鋒』的犯顏力諫，亦正是封建士大夫中難能可貴的公直行為。正因如此，李邕遂贏得歷史的肯定。杜甫《八哀詩·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》稱『往者武后朝，引用多寵嬖。否臧太常議，面折兩張勢』。『面折兩張勢』即指此。『否臧太常議』，係在睿宗朝，杜工部誤作武后。當時景雲二年（七一一年）睿宗以韋巨源為先帝故宰相，封贈『特進、荊州大都督』。太常博士李處直提議謚曰『昭』。李邕時為戶部員外郎，並無諷諫之責，但他仍然譴言直諫，以為不可。他認為『古之謚，在乎勸沮，將杜小人之業，冀長君子之風。故為善者，雖存不貴仕，沒有餘名，此賢達所以砥節也；為惡者雖生有所幸，死懷所懲，此曲邪所以易心也』。又說謚號關係重大，豈可妄加擬議，且權相韋巨源係韋、武黨羽，曾經附和戚，與宗楚客、鄭愔等人推處祥妖，詭惑時主，陰導韋妃行武后故事。武三思引之為相，韋氏託之為親，其無功而封，無德而祿，是屬巧佞曲邪之流，而今竟『謚之以『昭』，良恐未當』。李處直固執己意，拒不從李

駁議。於是，李邕列陳章巨源罪狀，再次上書，寫下了著名的《駁章巨源議》。文章鋒芒剛稜，氣勢凌厲，曰：『人爲邦本，財實聚人，奪其財，則人心自離；無其人，則國本何恃！』拳拳之心，款款之意，全在忠君愛民。公直如此，佞巧曲邪之人雖頗爲忌憚，而正直善良之輩則深加推重矣。

當時吏部尚書宋璟、侍郎李义、盧從愿大革科舉時弊，而新科進士王翰適值赴吏部調選，於是隨聲附和，銳意諷喻，『乃竊定海內文士百餘人，分作九等，高自標置，與張說、李邕並居第一，自餘皆被排斥』（《封氏見聞記》卷三《銓曹》）。王翰即名篇《涼州詞》『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飲琵琶馬上催。醉卧沙場君莫笑，古來征戰幾人回』的作者，字子羽，并州晉陽人，少豪蕩，恃才不羈。史稱『翰發言立意，自比王侯，頗指儕類，人多嫉之』。清狂若此，而引張說、李邕與己同列，並爲天下文章第一，可以想見張、李在當時所具的影響。張說，開元年間與蘇頌齊名，因爲張曾爵封燕國公，蘇爲許國公，時稱『燕、許大手筆』。皇甫湜『論業』歷評張說以後直到韓愈諸人，稱：『若數公者，或傳符於玄宰，或受命於神工，或鳳翥詞林，或虎踞文苑，或抗讐荀、孟，攘袂班、楊，皆一時之豪傑，筆硯之麟鳳。』他評張說、蘇頌、李邕文章，認爲：『燕公之文，如榦木楠枝，締構大厦，上棟下宇，孕育氣象，可以變陰陽而閱寒暑，坐天子而朝群后；許公之文，如應鐘鞀鼓，笙簧鏗磬，崇牙樹羽，考以宮縣，可以奉神明，享宗廟；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白甲，延亘平野，如雲如風，有猛有虎，闐然鼓之，吁可畏也。』皇甫氏各有所譬，語不相犯，看似平列，實則於北海特爲垂青。時人亦言『論詩則曰王維、崔顥，論筆則曰王綰、李邕，祖詠、張說不得預焉。』（《寶泉》《述書賦》王綰條下注引）宋贊寧《宋高僧傳》則將李邕文章比同史學家司馬遷、班固，說：『邕像彼馬遷（司馬遷），法其班氏（班固）。』李邕有詩《六公詠》一篇，宋時已佚。根據董道《廣川書跋》所評：『詩亦奇偉，豪氣激發，如見斷鰲立極時，至今讀之，令人想望風采，……壯厲驚拔，殆感』

憤而作，故氣激於內而橫放於外者也。』若是，李邕文章則當與張說、蘇頌同屬於雄闊典重一路。梁肅《補闕李君（華）前集序》說：『唐有天下凡二百載，而文章三變。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；次則燕國公說以宏茂廣波瀾；天寶已還，則李員外（華），蕭功曹（穎士），賈常侍（至），獨孤常州（及）比肩而出，故其道益熾。』李邕與張說齊名，並長碑誌之文，宗經尚典，宏詞沉鬱。且文論一致，俱重楊炯，張揚雄深。若開元文章之變，張說爲其『宏茂廣波瀾』者，則李邕亦當爲颯風波委，比肩唱和者也。

李邕性豪邁，重義愛士一如賈誼、信陵君。有故事二則：一見於王保定《唐摭言》卷四《氣義》條，記李邕年十七，攜帶三百縑聘納家室，途中偶然遇人啟護（辦喪事），於是傾囊加以救濟。這種氣義之舉，時人引爲美談。聯想到以後孔璋營救表所謂『斯人所能者，拯孤恤窮，救乏賑惠，積而便散，家無私聚』諸行徑，當時受其施惠者，定當不少。另一則見於計有功《唐詩紀事》，說開元天寶年間，有中書侍郎徐安貞善作隸書，因爲參與彈劾李林甫用事而獲罪，逃隱於衡嶽。適有某寺修建佛殿，於是爲書題梁。李邕過寺見之，大驚，即戲曰：『峴山思駐馬，漢水憶回舟，暮雨衣衫濕，春風帆正開，抑能記憶否？』因而同載而歸。至長安則謂人曰：『瀟湘逢故人，若幽谷之睹太陽，不然，委填岩穴矣。』此雖係小說家言，不一定是事實，但可以想見他的義烈、英邁，是深受時人欽佩的。另外，《新唐書》曾記杜甫當年『少貧不自振，客吳、楚、齊、趙間，李邕奇其材，先往見之』。李肇《國史補》卷上亦記：當時詩人崔顥有美名，李邕欲一見，開館待之。及顥至獻詩，首章曰：『十五嫁王昌』，邕叱起而斥之『小子無禮』，乃不接。崔顥獻詩事，屬於唐人習見的行卷行爲，意在博取長輩名流的揄揚而擴大聲譽。其詩所謂王昌事，亦本係樂府民歌體詩中所常見的典故，李邕以爲小子輕薄，怒斥不見，固然屬於文章門戶之見，有驕恣任氣之嫌，但『開館待之』，原意却還是愛士尊賢。所以，當時有人稱李邕『文章、書翰、公直、詞辨、義烈、英邁爲』

一時之傑』。

李邕資性超悟，才調縱橫，且剛毅忠烈，有六傑之譽。然而一生坎坷，蹟於仕途，始受沮於韋妃，中見忌於張說，最後遭冤被誅於李林甫。

公元七〇五年（神龍元年）四月，中宗即位之後思得長生不老之術，寵信術士鄭普思，擢任其為秘書監。李邕時尚任拾遺之職，因與恆彥範、崔玄暉共同引經上書，剴切陳諫。他說：

陛下誠以鄭普思可致長生，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，非陛下下乃今可得；能致神人邪，秦漢且因之永有天下，非陛下下乃今可得；能致佛法邪，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，非陛下下乃今可得；能得鬼道邪，墨翟、干寶且各獻其主，永有天下，非陛下下乃今可得。……自古堯舜稱聖者，臣觀所以行，皆在人事，敦睦九族，平章百姓，不聞以鬼神道治天下。

忠直明智若此，而為中宗所忌。且韋氏自立皇后之後，勾結武后兄子三思，以外戚集團勢力把握朝政，逐殺中宗復辟功臣敬暉、恆彥範、崔玄暉、張柬之、袁恕己五王。李邕因與張柬之友善，並預恆、崔諫阻鄭普思事，為其所忌，遭貶出為南和（今河北大名縣）令。適值黃門侍郎宋璟得罪武三思，為其所惡，斥逐出京，貶為貝州（今河北清河縣）刺史，而李邕曾與宋璟同論恆敬，三思視作同黨，趁李邕未曾至郡，中途改任，降為常州（今江蘇武進縣）司戶。至景雲元年（七一〇年）六月臨淄王李隆基起兵清除內難，誅除韋、武集團勢力之後，遂特拜李邕為左臺侍御史。他在任上，彈劾朝中職臣毫不留情，人頗憚之。其年八月，譙王李重福叛亂，自均州（今湖北均縣北）直趨洛陽，將至天津橋，群官聞聲逃匿。時李邕為留臺侍御史，見數百人執器仗隨譙王鼓噪而至，意欲取左右屯營，即急馳左掖門，令關閉拒守，復詣左右屯營告急，並勸喻守軍拒叛立功，說：『重福雖先帝之子，已得罪於先帝，今者無故人城，必是作亂。君等

皆委質聖朝，宜盡誠節，立功立事，以取富貴。』果然重福先奪左右屯營，見其堅壁固守，且營中又矢射如雨，乃還趨左掖門，擬取留守之兵。城中已聞譙王叛逆，故門緊閉不納。重福大怒，乃縱火燒逼之，火未及燃，左右屯營兵馬馳出反擊，重福窘迫而遁。翌日，駐軍追捕餘孽，重福投河自盡，叛逆亦由此平定。李邕亦以一日之功，自文林郎加階為朝散大夫，並擢為戶部員外郎。

睿宗一如中宗，亦為昏庸之君。朝政全憑皇太子李隆基和太平公主處置，而太子、公主却各自積集力量，相互傾軋以謀權勢。太平公主死黨，當時執掌戶部的岑羲以及中書侍郎崔湜，因為李邕與崔隱甫、倪若水同受東宮禮遇，忌其或為所用，藉故將三人聯翩貶逐，李邕謫遷崖州舍城（今廣東臨山縣東南）縣丞，自六品上階的京官降為嶺南『遠惡』官。至延和元年（七一二）八月，睿宗傳位於太子，李隆基即皇帝位。翌年七月甲子，太平公主和岑羲、崔湜合謀，期於四日以羽林兵作亂。事發，玄宗先發制人，盡行殺之，其黨羽亦一一黜貶出朝。同時，凡睿宗朝被諸道按察使及御史所摘伏的內外官吏，則一律加以平反昭雪，依次敘用。於是，李邕即日起為江州（今江西九江縣）別駕，依舊階仍為朝散大夫。開元三年（七一五年）玄宗思及故舊，命蘇頌起制，以李邕『探學精奧，為文沉鬱，審諤之心，動必無撓，彌綸之用，行則有恆，故以高才逸群，懿聲滿聽，宜膺極圖之任，允光蘭握之選』為理由，入京出任戶部郎中。郎中，官秩為從八品上，雖屬京官，品位却不及別駕，李邕於此鬱鬱不歡，並生怨恨。邕之故舊張庭珪時為黃門侍郎，旋即與太常卿姜皎共同為他謀取憲官，遂改任御史中丞。此職係御史臺副長官，掌持邦國刑憲典章，肅政朝廷不正之風，地位甚為顯要。是時中書令姚崇之子光祿少卿彝廣引賓客，受納饋遺，正受到時議的譴責。姚崇忌疑李邕為人，尤其忠烈剛毅和勢如干將，莫邪難以爭鋒的凌厲作風，或恐為其所糾，便藉口李邕險躁，構成其罪，出貶為括州（今浙江麗水縣東南）司馬。同時，侍中宋璟亦以太常卿姜皎權寵太盛，有失久安之道，屢奏請朝廷稍加抑損。在宋氏心目中，

李邕『有才略文辭』、『但好是非改變』（《資治通鑑》卷二二二開元六年引宋璟奏議）。如今邕既為姜皎所援引，出任要職，日久恐為權門中人。所以，當中書令以邕險躁，構成其罪，將他出逐朝廷，遠謫括州之時，作為李邕故舊的右相宋璟也使緘口不言，任其去留了。直至開元六年（七一八年）十一月，姜皎失寵放歸田園，其弟晦亦由吏部改任宗正卿，不復參與朝政，宋璟遂奏請朝廷除李邕為渝州（今四川巴縣）刺史。其後

李邕轉海州（今江蘇東海縣），起陳州（今河南淮陽縣），數年之間從五品下階管理廐牧、騎乘的司馬升為從三品職同牧尹的上州刺史。於是，李邕漸生驕恣之心，其好名使氣，廣納賄謝，益見自肆。開元十三年十二月，玄宗東封泰山，返回東都途經汴州之時，李邕路左謁見，累獻詞賦，頗得讚賞，邕亦『甚矜肆，自謂且宰相』（《新唐書》本傳）。然而，當其得意洋洋，忘乎所以，自詡當為宰相之時，監察御史薛自勤和外生庫狄履温却聯名告發李邕貪贓枉法事，終於千里傳審，判為死罪。幸有許州人孔璋慕其名，感其義，上疏代死，方予減刑，改為貶謫欽州遵化（今廣東靈山縣西南）縣尉。爾後，其妻溫氏代為上表，願戍邊自贖，表人不省，或以為係宰相張說所抑。這場為了爭逐文名而造成的歷史悲劇，杜甫以為責任還是在李邕自身。他在《八哀詩》中說：『是非張相國，相扼一危脆。爭名古豈然，關鍵欵不閉。』張相國即張說，史稱名賢相，其敦氣節，許然諾，喜推重後進，於君臣朋友大義甚篤。張說固忌刻，亦係李邕露才揚己，有以取之。史稱：『邕素輕張說，與相惡。』且疏散無檢，傲慢不忍，終於為人相扼而幾危，此其一。其二，李邕鬻文諛鬼，已為賢者所嗤。廣求賄謝，則更為智者不齒。當他蒙受鞠責，繫之牢戶之際，舉朝文武，賢明正直之臣諸如宋璟、張九齡以及張庭珪、孫逖之輩，誰人為其援手諍諫相救助！史書所記李邕事，多見褒述，而於貪贓事，並無掩飾。可見李邕二次枉法斂財，是為事實。《太平廣記》卷二四三曾將《海州紀聞》有關李邕枉法事列入『貪贖』條中供人省鑒，雖事屬齊東野語，難以徵信，但亦可見時人言論。邕雖『拯孤恤窮，救乏賑惠，積而便散，家無

私聚』，或屬奢侈義烈之舉，終因枉法徵聚，予人口舌，無以自辯。李邕作為封建社會的一代名人，具有剛正忠直、重義尊賢的品格，這固然應該肯定，但那種廣求賄謝，斂財枉法近似酷濫的行徑，却必須加以否定。金無足赤，人無完人，李邕與其他封建士大夫一樣，並非完善無缺，儼如聖賢。因此，我們不必苛求前賢，亦毋須多加偏袒。

李邕雖然屢遭貶斥，遠謫外郡二十餘年，但作為封建士大夫，自有一番『治國平天下』的宏大抱負。一旦『另荷生造，兼冀升遷』，則不惜殫軀喪元，焚妻夷族。早年的『面折兩張勢』，『否臧太常議』，以及諫阻鄭普思為秘書監，協助洛州司馬崔日知討平譙王重福的叛亂，莫不為了立功朝廷，取富貴於天下。同時所謂『人為邦本，財實聚人，奪其財，則人心自離；無其人，則國本何恃』以及『自古堯舜稱聖者……皆在人事，敦睦九族，平章百姓』的政治思想亦促進他『興利除害』，作出一番政績。

公元七二九年（開元十七年）春，嶺南陳行範反。身為遵化縣尉的李邕即以近道兵助內侍楊思勳誅賊坑黨，因有功而徙為澧州（今湖南澧縣）司馬。開元二十三年起為括州刺史，後歷淄（今山東淄川縣）、滑（今河南滑縣）兩州刺史，從此參立高班，復為上州州牧。『於是閉戶絕交，澄心去欲。下以安所部，上以報所天』（《謝恩慰諭表》），興利除害，竭盡公忠，深受玄宗器重。當他移官滑州之際，玄宗親自撰詩為其壯行，其曰：『漢家重東都，宛彼白馬津。黎庶既繁殖，臨之勞近臣。遠別初首路，今行方及春。課成應第一，良牧爾當任。』予以莫大的寵榮。事先，李邕在括州任上復坐誣枉，且得罪，玄宗識其名而特詔不効。如今又委之重任，勉其良牧，恩渥如許，真惶惶然感戴銘骨，且由顛頓而趨順當，青雲是望，復冀榮升，於是邀寵取幸，其心亟亟。當時所作諸如《賀新殿鐘鳴表》、《賀感夢聖祖表》、《進文馬表》等等，屢屢進奉，濫加稱頌，莫不出於邀寵效忠的心理。其中《進文馬表》尤近媚諂，他說：

禽獸殊祥，卉木奇狀，自古感者，必有應焉。伏惟陛下德合